

中国共产党山西历史资料丛书

山西革命风云录

(一)

中共山西省委党史研究室编



山西人民出版社

# 山西革命风云录

(一)

中共山西省委党史研究室编

山西人民出版社

# **山西革命风云录（一）**

**中共山西省委党史研究室编**

※

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版（太原并州北路十一号）  
山西省新华书店发行山西侯马市印刷厂印刷  
※

开本：787×1092 1/32印张：6.75字数：140千字  
1986年1月第1版 1986年1月山西第1次印刷

印数：1—3,130 册

※

书号：3088·434 定价：1.25元

## 编 者 的 话

我们出版《山西革命风云录》的目的，是为了向广大群众，特别是青少年进行革命传统教育，进行热爱共产党、热爱社会主义制度、热爱社会主义祖国的教育，从而更大 地激发起广大群众为“四化”献身的革命热情。

收入本书的二十六篇文章是从各地报送的约八十万字的一百六十多篇稿件中筛选出来的。在选编过程中，得到各地党史办公室（研究室）大力支持，原晋东南、雁北、吕梁等地委党史办分别派岳峰、祁文达、崔世元对本地区来稿进行了初选加工，其它地（市）党史办公室也花费不少人力对来稿进行了加工整理，从而大大加快了本书的编辑进度。在此，特向各地、市、县党史办公室及积极为本书撰稿的同志表示诚挚的谢意。

本书第一辑主要是记录了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一些地区工、农、兵、学各界群众革命斗争的史实。就目前所选出的文章看，远未把全省各地的此类斗争史实囊括进来，它只不过能起个牵头的作用，希望各地继续来稿，尽快在以后各辑中收齐、补全。我们将根据来稿情况，每辑一个主题，连续编辑、出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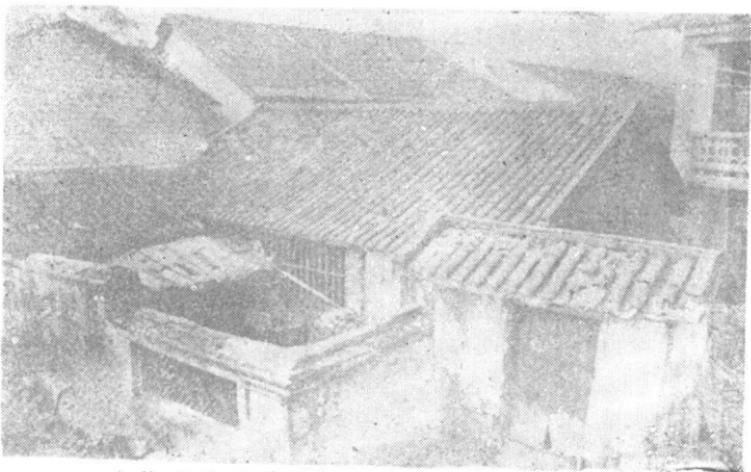
由于时间仓促，又受到稿源的限制，书中肯定有不少错

误和缺点，请广大读者予以指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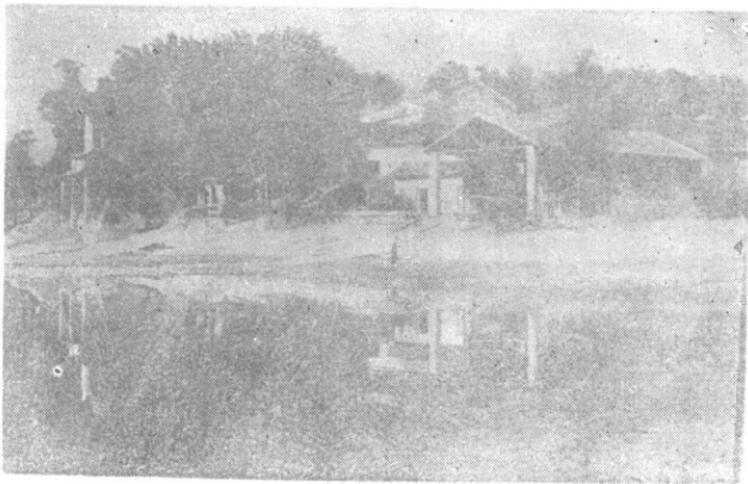
本书第一辑由杨锡九同志负责选编工作。

**中共山西省委党史研究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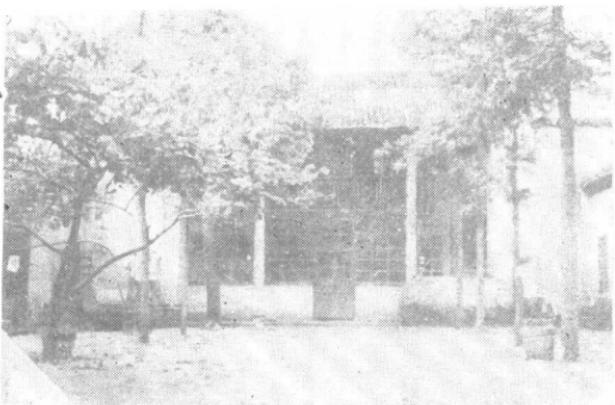
一九八四年八月三十日



上饶茂芝全德学校旧址—茂芝会议会址



起义军驻扎休整的地方—犁步头



朱德同志在仁化县召开农会、干部会的地方



一九八〇年一月二十日，赵鎔、朱敏同志等  
重访全德学校旧址合影。

(前排左起为李章、朱敏、赵鎔、阎福同志)

# 目 录

## 团结就是胜利

- 大同铁路工人的觉醒……刘俊明 史灏英 整理 (1)  
太原初期学运三则……………陈 原 整理 (9)  
大革命中的临汾烽火……………宋聚宝 整理 (17)  
打跑董伯川……杨九如 张起等口述 史灏英 整理 (21)  
铭贤学潮……………赵荣达 整理 (30) 2行  
猗氏“八一”农暴……………谢芷学 (39)  
祁县早期的农民运动…………中共祁县县委党史办公室 (45)  
省立五师早期学运点滴……………王景升 整理 (50)  
一颗红色的信号弹……………中共汾阳县县委党史办公室 (56)  
平定兵变的前前后后…………王敏政 王乃德 整理 (60)  
武乡农民的“五抗”运动  
……………武三友口述 程高翔 整理 (76)  
暗夜星火……………冯贵生 整理 (82) 2行  
双池镇“闹红”  
——红军东征在灵石……………王晋堂 整理 (90)  
“晋华”工人的抗日斗争……………张效良 (98)  
七峰山下星星火……………李兆祥 (109)  
朔县五区赶区长的斗争……………戎存仁 (124)

- 张文焕事件始末 ..... 牛天年 整理 (131)
- 抗日烽火遍洪洞
- ..... 胡景义、田怀宝、高凤翔、刘宗武 (136)
- 把敌人挤出蒲阁寨 ..... 中共忻州市委党史办公室 (151)
- 辽西“一把锁”
- 巨贵如和他的游击小组 ..... 赵守明 整理 (156)
- 活跃在襄垣县境内的赵永堂游击队
- ..... 襄垣县史志办公室 (164)
- 高歌壮行色
- 太行二分区交通队护送陈毅过路记实
- ..... 郭齐文 整理 (172)
- 白少林率部起义
- ..... 要进之 白少林回忆 贺忠富 整理 (176)
- 红旗插到石圪节 ..... 王岩回忆 杜忠德 整理 (185)
- 侯马民兵三大队的战斗里程 ..... 李正 整理 (195)

# 团结就是胜利

## ——大同铁路工人的觉醒

刘俊明 史灏英整理

### (一) 车务大罢工

一九二二年十月二十七日，震撼北方的京绥车务工人大罢工开始了。

西直门、南口、张家口、大同、绥远……整个京绥线到处停着一节节的车厢，机车停在死道岔内，断断续续地冒着灰烟。

这次罢工是在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派来的何孟雄同志的组织领导下进行的。

一九二二年春，直奉战争爆发，打了八个月的仗，整个京绥铁路一直没有给工人发工资。工人的收入本来就很微薄，加上军阀连年混战，物价飞涨，日子实在过不下去了。一九二二年九月十九日，余序当了京绥铁路局长以后，下令给全路员司每月增薪五元，而对工人的生活问题却不提不问，更甭说提薪了。在这种情况下，工人们忍无可忍，纷纷要求自己的组织——车务同仁会派代表与局方交涉。

工人代表到了北京，向局方提出了十一项要求。局长余序说：“我只知道局长是代表工人全体的，怎么又出来个

车务同仁会代表全体工人呢？”

工人代表回答说：“车务同仁会”是工人自己的组织。代表是工人自己选来的。完全有理由代表工人！随后又向他提出：“既然局长是代表全体工人的，目下已经八个月没给工人发工资了，不少工人为生活所迫，妻离子散，怎么局长就不为工人想一想？”“为什么全路员司每月加薪五元，就没有我们工人？难道我们工人就不是人？”几句话说得这位堂堂有名的局长面红耳赤，无言可答，半晌也没说出一句话来。最后，余序恼羞成怒，蛮横无理地说：“你们爱干不干，要三条腿的蛤蟆没有，要两条腿的人有的是。用鞭子赶都赶不清。”就这样，车务同仁会两次与局方交涉都因对方的无理行径而没有结果。

消息传出后，京绥全路一千五百多名车务工人都气愤极了，许多工人嚷起来：“这小子也太野蛮、不讲理了，他是诚心不让咱们活了！”“不让咱们活，咱们就和他拚了！不给他干了！”“对，不给他们干了！”

十月二十六日早晨，车务同仁会大同分会长张树珊把大家都找到同仁会，很严肃地说：“……昨天总工会代表咱们京绥路一千五百名车务工人，把咱们提出的十一项要求向局里提出去了，要求在二十四小时之内完全答复咱们的要求，要不，咱们就全体大罢工！”

“罢工！……罢工……给他点厉害尝尝！”工人们激动地喊着。

在那紧张的时刻，张树珊带领大家积极进行着罢工前的准备。首先指定专人看管电报机，等候罢工的秘密电报。同时和机务段等有关方面进行联系，让工人们准备一些棍棒和

武器。一切准备好了以后，大家集中到“会馆”里，等待着总工会的命令。

时间不断消逝，天黑了还不见局方答复，二十二点、二十三点，快要到零点了，突然电报机嗒……嗒……嗒嗒……响了起来，电报员迅速地将电报翻译出来，交给了会长张树珊。大家全神贯注地看着会长的脸色，只见他两只眼睛迅速的在电报纸上闪动着。脸色忽然严肃了，手臂狠狠地一挥，大声说道：“他们不答应咱的要求，总工会命令全体大罢工！”

“罢工了！”接着事先的布置，大同车房的汽笛呜——鸣——地高叫起来，足有五分钟。这是一声战斗的号角。正在大同站值班的工人们都放下活计不干了。搬道夫离开了岗位，打旗挂钩的人也把机车丢下走开了，站场上除了几列停在那儿不动的货车外，连一个人影也找不到了，车房工人也把机车停在岔道里头，一动不动，以此支持车站工人的罢工。

一九二二年十月二十七日，工人们真的罢工了！这是当时驻站的车务段长以及站长和“老爷”们做梦也想不到的事情。那些平时骑在工人头上作威作福的“老爷”们慌了神，急忙派代表来站上交涉，他们和站、段长一起找到工会去，要工人们复工。工人们斩钉截铁地回答说：“没有总工会的命令我们决不复工！”站长威胁说：“咱们把话先说到前头，不复工对你可没什么好处。要是耽误了上边的军事……”他指了指站在一旁的镇守使和警察署的代表，继续说：“可要有人不答应你们，诸位要放明白些，一旦动起武来，对诸位有什么好处？”然后他又对张会长说：“张会长，大家不要伤了和气，你还是赶快给你们总工会去封电报，要求复

工。”张会长回答说：“这是大家的事，你还是问大家说吧！”

“不复工，没有总工会的命令我们决不复工！”

就这样，工人们用自己愤怒的喊声向“老爷”们反击，表现得十分坚定。双方正在顶牛时候，从外面又走进四、五个人来，为首的人边走边高声说道：“你们答复工人的要求吧，答应了就复工，不答应就不复工。”然后他又问大家：“不答应咱们的要求，大家复工吗？”

“不复工！不复工！”

“……决不复工！……”

工人们愤怒地喊着，近百人的声音汇到一起就和暴风雨中的雷鸣一样。“老爷”们可吓坏了，一个个都耷拉着脑袋，乖乖地离开工会。原来这五个人是张家口总工会的，为了使这次京绥线全路大罢工进行到底，特派五名工会委员到沿线各站指挥工人的斗争。为首的那人名叫李泽，是张家口总工会的副会长。

那些家伙走了以后，李泽对大家说：“咱们这儿干得很好，劲头挺足。大家还要坚持下去，他们要动武，咱们就和他干，只要大家人心齐，就一定能和他们顶到底，没有总工会的命令我们决不能复工。”接着他又向大家介绍说：“张家口那儿也干得不错，大伙的劲头很足。罢工以后那些头儿们就找一些坏蛋破坏咱们的罢工，坏蛋把机车领出来，敢死队的工人们就一齐跑上前去，脱了衣服一个挨一个地躺在铁道上，吓得坏蛋不敢往前开了。这时大家就跑上去把那些坏蛋抓住狠狠地打了一顿……咱们要向他们学啊！……”大伙出神地听着李泽的讲述，为张家口工人这一英勇的斗争行动

所感动，齐喊：“向张家口工人弟兄学习！我们一定要顶到底！”“告诉总工会放心，我们决不做孬种，一定能顶到底，一定能顶到底……”，口号声象山洪爆发般地响起来了。

看到工人们的高昂斗志，这五位同志很高兴，匆匆地向大家告别，又到别的车站指挥工人斗争去了。

罢工到了第三天，统治者们低头了。先是由张家口的都督衙门出面以“调停”的名义派了一个姓孟的参谋长到北京铁路局去“和解”，总工会也立刻派出了工人代表前去，这给正急得象热锅上蚂蚁一样的京绥铁路局长余序一个下台的台阶。在全体工人强大压力下，路局终于全部答应了工人们提出的十一项要求。

这次罢工在党的领导下取得了胜利。经过这次斗争的考验，大同车务同仁会的会长张树珊同志光荣地参加了共产党，成为大同铁路工会里第一个共产党员。其他同志也光荣地参加了党所领导的各项运动，在大同铁路工人中扩大了党的影响。

## （二）换牌的斗争

一九二一年机务大罢工后，京绥全线机务工厂，在共产党的领导下成立了机务部门的工会——精业研究所。从此，机务工人在自己的组织领导下进行了各种斗争。

那时，车站的站长都是号称土皇帝的主儿。他们自己声称这是“给个县长都不换”的美差，天天作威作福，工人们见了他们当面都得称呼“老爷”，可是心里对这些站长却恨

之入骨，有机会就想治治这些“老爷”们。

当时，按照规章规定，在列车运行经过车站时必须由站长与司机亲自交换路牌，但是站长“老爷”们一向没把工人放在眼里，根本不执行这一条，都是由车站上的小工们跑腿送送就完了。一九二二年春的一天，精业研究所经过研究以后，决定让站长亲自给司机送牌。站长不亲自送牌，机车不走。并决定次日在大同机务段全体乘务员中执行。

第二天，司机张文元由大同跑平地泉（集宁），在这条线上，堡子湾车站一个姓马的站长以凌辱欺压工人出名。张文元认为选了这个最硬的对手开刀，把他斗倒，其他站长就好办了。上午九点多钟，列车到了堡子湾车站，仍然是小工跑着来换牌。张文元说：“叫马站长来换牌！”小工有点摸不着头脑，说：“站长还没起床哪！”张文元说：“没起床把他叫起来，你对他说，开车的叫站长亲自来换牌。”小工跑着去又跑着回来说：“马站长说他有公事，没有时间来。”张文元说：“那我们就等他办完公事换牌后再开车。”局面就这样僵持起来了！一会儿，姓马的站长迈着四方步走到站台上骂骂咧咧地说：“臭油包，故意捣乱，我不换牌，看你开不开车。”

不一会他叫车站上的一个警察来了，这家伙走到机车跟前横眉竖眼地骂起来：“你们是不是故意捣乱，为什么不开车？”他见没人理他，就往机车上爬，一边爬一边说：“他妈的，你们听见没听见？”张文元一看这家伙来意不善，随手操起一把手锤，两个伙计也把铁锹抓在手里，一齐喊道：“快下去，你再往上爬，我们就砸啦！”说着就往他头上砸，那家伙一看不好，两只眼翻了翻，无可奈何地下了车。

边走边嘟囔：“那你们为什么不开车？”

张文元说：“规章上规定，必须站长与司机亲自交换路牌，站长有什么权利不执行？你可去告诉姓马的，他担得起，我们就停得起。”那家伙碰了个硬钉子，最后只好转了口气说：“原来是这样，我事先不知道。”就灰溜溜地走开了。

一个钟头过去了，两个钟头过去了。张文元和伙计们坐在机车楼子里，慢慢地吃着从家里带来早就预备好的干粮。这时从平地泉开来一趟列车进站了，两边一打招呼就知道是怎么回事了。那司机也停住车不走了，当时，堡子湾只有两股道，这一来就堵塞了，上边来的车只好停在丰镇，下边来的车只好停在孤山。运行中断了，这可使姓马的站长坐不住了。

机务段的稽查打电话叫张文元先开车，有事回股再交涉，张文元对稽查说：“不用稽查操心，按规章办事。如果有问题回去可以处理我开车的。”姓马的站长一看，真是一点办法也没有了，铁路局一个电话跟着一个电话叫快开车，那个警察来回跑着从中给说合，但张文元仍然坚持非站长亲自送牌不可，最后警察手里提着牌，后边跟着站长一块来了。

“张大车！站长这回来了，开车吧！”说着就把牌递上来了，但是却没有人去接。张文元说：“马站长！你不递牌，我们就是不开车，这是精业研究所决定的，不光今天，以后也是这样，你要是看不起这些臭油包，那你就试试吧！”站长没办法了，只好亲自把牌递上去。机车吼叫一声，象示威似的开着车走了。

其他车站的站长知道了这件事也都乖乖地出来亲自交换

路牌，这些“土皇帝”的威风被大大地压住了。

这次斗争是在精业研究所领导下进行的。它使工人越来越认识到自己的力量，工人的腰板越来越硬了。